

驪

山集

壬



原件短缺

卷1—卷9

驪山集卷十



新豐趙統伯一甫著

渭上楊光訓汝若甫選

序

贈曹醫序

建言者曰上醫醫國夫醫蓋通治理焉即醫有所濟
雖堯舜弗病矣夫故昔君子進不爲良相而退願爲
良醫要之相不如醫之爲良相之濟人也仁不由已
夫古明良都吁千載所難自七代而下相率自濟爾
放寵成略以倡亂德上怙下媚舉法圯族緩則病國

急則殺身漢唐史冊代戮宰丞人何賴焉故昔東垣丹溪諸君子卒逃醫而不返夫人心苟濟人即爲成仁不必遍天下故夫一夫不濟可以病宰相而一人不枉死未必非惠于醫往與韓一槐總兵同逮頻歲苦多獄癘是年丙寅乃郝都閩張遊戎繼逮有曹醫者太府掄而醫獄問其所資藥物皆取之官官司皆自爲稽即弗病廉也且朝夕得亟見病者無所蔽而所與醫者復不以貧富善惡自狹凡百所濟天不得而靳人亦不得而亂之是固土醫於成也夫太守邵公之惠也一日同囚人病來與論脉夫人血氣周身

之度豈必關之於手而五臟六腑顧縷縷分屬左右三度嗟乎醫當有心學也夫心關於腑臟之部譬之君列於五倫知心之君內無鬱泄而五官四肢効順於其外天下何札焉是故醫可知變矣豈惟籠中參桂之謂哉且一槐三將軍在此借變論兵夫古兵法糟粕耳今人談遯甲畫地圖者遍天下豈必擇日擇地而後應敵又如古曆法閏以準天變而唐僧一行又自爲差法耶律楚材與回紇人又各自爲曆以應變變豈易言哉夫苟知變達之天地醫而知變天下不病矣三將軍皆良將謂古相者何如良應不醫若

三將軍喜良欲贈曹以言遂相贈之以知變之論

代邑學諸師生送張翼海序

蜀定遠翼海張先生以名進士出尹我臨潼有仁心有仁政即有仁聞先生蓋我明純士也全德完名自天佑之昔者我苑洛韓先生嘗曰古者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今之士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修家幾在我張先生之道範文度可觀其家今之秋毫不犯我百姓不輕生殺一鄙夫鄙婦固猶家之自固者乎古紀官有擾龍氏夫龍德且可擾而馴夫士最病擾昔我有先正特以蘑菇爲殃民至形而爲詩

欲袖清風以覲天子蓋憤心也士鮮不擾此心苦矣擾則鮮不壞吾邑無他蘑菇異物固天之佑之以王成先生之全者乎夫何以善說人先生每語人溫然靄然陽春有行純然肅然退食澹然雖家人不美衣履夫固皆公之官脩而復不他擾夫何壞是故不越歲而政成百姓愛之爲父母士則之爲師鄉大夫頌之爲賢君望之如登春臺就之如冬之日嘗一日季試命爲子張干祿章義大爲諸生闡悔尤之學夫臯契伊傅學皆不辭祿故夫學而不干君子也干則爲時人先生之變士氣於立談之下矣士無不說服廼

去冬暮先生有南命改楚令石首越今年春將南行
百姓父老皆相號留之不置士稍知義念我首教請
擇南士於是相與慨然爲餞禮禮公曰吾道南矣乎
凡天地氣候自南而北尋自北而復南固日在我公
教化中孔子不云乎夫何遠之有留何爲於時師氏
延川王某率諸生別公且各贈言南望巫衡遙祝南
士曰善事先生以宗正學毋再誤許行以不少廣屈
之平之氣統從諸大夫以齒僭爲之序

爲范生代三司賀毛都闡平回寇序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時北虜款和四夷晏如乃今
年夏五月有幽寇蓋他回紇遺種游伺以仇我百姓
云爾維時巡撫某公切惟隱憂爰命都闡毛將軍勦
之亦時總督某公轉勤南顧託重將軍皆簡命也以
六月出師得與分守某公文武襄事以親我張仲孝
友一征自汧陽馬積山始薄誅七級再征於盤屋黃
栢之原所殺甚衆慘不慮功轉而戒勿多殺曰回紇
雖異類九夷八蠻固皆 天子之赤子也不越月卒
受其降勒各歸籍安堵百姓以寧驛上其事 天子
嘉焉以有資爲賜將軍金我三司察案禮有賀法嗟
乎夷狄之患古今難之然江河之險未嘗不始於涓

涓也往倭窺海 上勤宵旰至怒我 世廟手勅責
從事大臣以欺君誤國使時得我將軍一二臣以布
東南鮮不晏如今日是固當先爲 朝廷遙賀且匪
將軍勞來安輯之惠今夫百姓輓輸征戍流離虜戮
之殃可盡言邪中原之寇固肘腋之憂也是又廣之
當爲百姓普賀夫我藩臬諸僚得從容尊俎間固
天子宿夷之恩也蔓此回紇孽鮮不作而計餽餉累
訊醜以弊弊從事可得杯酒與將軍道殷勤乎是又
當私爲吾儕別賀也於是觴將軍爲之賀功特賀將
軍之不要奇功也古今奇功鮮不兆於要要或生事

今將軍級不踰七所活不啻萬人高門之慶當移毛
公是又當爲將軍功外稱賀也將軍故荆楚奇材素
孚孝行且嘗守襄得聞臥龍遺風西風吐虜番徼外
知畏矣四方或時小警求孝門之忠以摛乎不世之
大韜畧其奇功又可量哉且又先爲公預賀今 天
子聖人我宗社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威匈奴且不敢
犯順何警之足虞願將軍蓄威養銳以不慕公侯封
竊願四夷賓服 天子垂拱以衣被我元元將軍尚
勗此賀心哉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百姓

杜律意註序

說

理

言之有辭

杜子美詩前人註之多不似爲不得其意自麗其文耳異乎我先師孔子贊易說詩之辭矣至其品詩也動謂之曰藝夫詩以言志文以載道直藝成而下云乎哉一蒙藝名將學者卽以爲藝而註者亦但以藝註之耳博物編年而竟不及其意代有作者亦自按律致調如小獄吏然而觀人詩者亦以吏眼意想而詩道喪矣乎夫此異世區區註杜詩者將以廣詩教也由此以逆晉魏以志乎古三百篇焉是詩道也孟子蓋言之矣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舍意而言律調以求如藝然如此乎論詩與夫其稱杜也動兼屈宋曹

劉而下如譽老泉醉翁紫陽之文者極爲不情之辭是前無古人矣且一衙官屈宋之云也夫屈之平豈固樂衙官人哉何以學詩至其少之也則謂杜非詩史無含蓄如以千家百存之辭謂不古詩鴻鴈哀鳴若然亦如何靡有孑遺是使後無後人矣夫其辭之不同者古今之文變耳苟得其意皆爲詩道其所爲註者人多是虞伯生近亦有非之者矣夫伯生不必皆是然見其非者皆自其非處得之則凡我之今是虞固我師也可少之與若夫其意蓋杜老罹國難惟重罹患難者而後知之苟得其意則此老之全詩一

愁可以貫之凡其忠愛皆自愁中出者耳余無命徒以他同省同姓之嫌貽毒於監守之語報比於大辟近三十年奔流羈縻因多諳杜意故特爲註意以破杜愁自負盡得杜意也若余之受者吏毒與國難方則杜尚得自寬而余以恤典生還則杜尚或有遺恨與恤而註杜乃弔杜也註止七律一時學相尚推類解意諸體可兼也誤報我者已而盡忘杜老其如盧楊安史何前人可作或反解余云詩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新豐趙統註杜如斯

老子斷註自序

首句上道字訓言也

老子道吾道也所謂自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夫道在天地人得而傳之正不必爲親授受前人有言海之東西南北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况辭旨且同乎故曰吾道也老子之言古昔聖人而不及其世夫古七代聖人無徵文獻其舜可當之乎孔子之贊舜無爲之治也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恭豈易言哉存之主敬施之撫謙故夫兢兢業業者其心也蕩蕩者其化也巍巍乎者其氣象也是爲德容若夫老子之凡言坤柔下後皆恭之緒也一言以蔽之矣蓋舜成之老子始言之孔子蓋贊聖而示教老子則設教

以作聖皆哀世之志救世之心也故其首言道也兼
有無欲人之不物於有而神於無也吾儒之所謂無
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者乎至其後仁薄禮絕聖去
智又皆其憤世之辭矯之於道之初朴以自玉成其
恭者耳非徒截形而上者之說也說者又謂孔子問
禮於老聃太廟之每問或下庖祝何嫌於老子夫老
子之退脩當時必知禮聞人也問荅之辭自記之曾
子問外他無所考莊子所及率爲寓言老子薄禮而
孔子之大林放至寧儉寧戚也蓋已亦自病禮矣道
序於禮而禮豈先乎道哉尊道之力也其書五千言

人言授之尹喜蓋此老入關時事也人又言此老入
關西出流沙而唐李隱商因撰爲老子師竺乾是謂
佛也與世之先後地之遠近何所據徵哉喜之後莫
稽其傳乃後竊攘於道流競出旁門高者假之以逃
仙卑者藉之以餽其口於四方爐火房術長生之說
肆出代出方士之黠而無稽者也夫老子之言長生
久視也爲不短折於百年之內耳即言沒身不死之
一言可盡見之矣烹鮮不言火候玄牝不勤守雌牝
靜祇喻罕譬云爾更不幸爲註者誤之逆水而失壑
矣統寡陋久滯患難僅見河上公及林慮齋二家註

耳河上公不知爲誰或安期韓衆之徒與其註廣而無謂其聖紀圖記其躍空之辭尤爲鄙俚野語若林註則多所發明統因叅爲斷註又多爲之博引群書相質相形以爲之斷非欲援老而入儒正欲後學因儒而不異老子耳不異老子將方士之竒衰少抑而欺君誤民之禍熄無爲之治成矣此固統區區救世之心也吾見方士之禍後世也慘矣後我而見之者或有異世之解命也若謂申韓刑名之源於老子前人已言之悉矣

丁卯驪下集自叙

夫詩先聖人之教也後聖列之爲經夫其曰溫柔敦厚之教云者大槩教柔即大易知柔知剛之道所以制情不茹不吐不傷不滯正心之學也一情正而人道正天道不背天下太平矣夫今所經詩三百篇周詩也孔子刪之耳由頌而上推之義軒唐虞豈無詩哉喜起之歌特其遺緒耳刪後周詩亦不再錄矣雖孔子亦不傳一詩固如此乎述耶蓋失傳焉耳秦之詩多失傳漢以來始有五言七言諸體三百篇中蓋已有之若他古詩十九首云無名氏想亦秦漢間詩乎魏晉以下漸有駢麗漸爲兩體至唐則律爲近體

蓋當時以詩試士窮而應科達而應制時詩也雖曰盛唐已爲晚唐之漸云詩道代變說者謂詩衰於宋又謂元人詩勝於宋大抵藝之耳匪發之情由元宋而上之唐詩之行世者且數百家而人多宗李杜謂之爲詩聖要亦聖於唐者耳少日先慶山翁教我以詩又因先人遺經得學詩禮常見三百篇註訓多不得其意而李杜註者亦多不與意協夫詩興於情意也意或不得其於詩也迂矣失意而藝詩夫固動氣忍心任情喪理無極也往在司農日嘗效古爲贈送詩多遭妬忌因自咄曰是詩祟也後嘉靖丁未惟胡

守誤讐陷詔獄者出沒近三十年困窮拂鬱中多閱古詩亦多自爲詩大抵窮愁一題耳自謂重沓無他嘉興且復自忌爲怨每回顧自剛亦時羈孤無他內外上下之與家破亦無他圖書可閱常自負以爲皆出已意少得柔厚之教直無所是正而束稿已大牛腰矣又後至萬曆癸酉受恤大歸仍未忘詩歲爲一集回檢前稿頗無怨忌古人有言吾知免夫爲杜詩七律意註一通而於古三百篇亦間逆意別爲詩說然不欲自爲集迺今年庚辰行年八十一老矣因以昨丁卯歲集抄爲數本題曰驪下丁卯集求正於諸

好詩君子以見鄙意倘有所教身後之益也其餘束
稿與之自沒

擬七廟成頌序

皇帝御極十有三年脩禮樂和神人乃建四郊躬飭
典祀于時甘露凝于顯陵白鵲來鄆使天命有在帝
德罔愆百官稱賀皇帝乃曰吁咨爾三公九卿暨百
執事朕格天惟仁饗親惟孝稽古典墳廟制惟七自
周又別有世室爲文武百世不遷之廟以備禘祫毀
祧之制寔孝子慈孫成德之至情也我太宗首建太
廟歷世因之廟制未備不足以慰我祖宗在天之靈

我祖宗自上怒之朕甚懼焉乃酌古今爰啓七廟不
輕于祖不豐于禩越明年丙申適底績之日張維新
之規臣某辦事禮部祠祭司竊聞禮樂之末議可無
俚辭以揚盛德謹稽首頓首爲頌以獻

擬六卿送衍聖公慶賀禮成東歸序

國以帝王之道治天下乃師仲尼仲尼聖人也子聖
人之後俾公于東于國禮賓也夫子之魯而來朝于
斯以稱慶也者其禮也夫禮以昭敬敬以興德德以
未譽凡 天子之吏與夫九夷八蠻之使舉慶賀之
典而至者皆將瞻望而指子矣曰此聖人之後也

天子思厥祖而禮賓之凡薄海內外皆知聖人在上
聖道大行欣然懷之凜然畏之而來王無數也子之
茲行也顧不韙與惟令德之後而后能堪之今子之
歸也籃輿沓來餞子于都門外者皆 天子之大臣
而自附于聖人之徒者也是固以重子之禮浹先師
之義而成吾子之情焉爾矣情以脩理而文之以義
今供張送子觴酒豆肉皆儀之脩者也是故飲食禮
也以禮飲義也匪禮匪義酗而已君子不留酗德小
人不長酗心若如夫人之別而已也將不有指而議
之者曰夫夫也亦酗也夫是不亦重辱我先師尼父

而輕棄 天子之禮也乎余與子將以禮義示天下
于斯餞也卜之矣歸不廢禮餞不忘義君子將曰聖
人義嗣也 天子不徒寵名而已也不亦重哉夫
天子重聖人之道而顯子于百世之下况及見聖人
乎子歸其勗于山東諸子姓及顏孟之裔苟有聞聖
人之道者貢之是又以人事君之道而天下之重子
者愈重于今日又不但一餞送之頃而已也子歸念
哉懋厥德奉聖人之祠以歲事我 天子之禮子歸
念哉子將待子之繼至也

送年友艾居麓分政南畿後湖序

趙子若曰艾子爾始仕南畿典于後湖往即乃司敬
哉子尚思光我西土先諸君子日夜孜孜恣于恤以
惟天立司牧率 祖宗成憲越救 皇帝丕命昔我
祖宗亶聰明格于上帝惟明德皇天眷命丕冒海隅
日出厥惟王人我 祖宗克自抑畏若曰不弔天既
降喪厥元命我不敢知我有明受命厥惟末哉肆受
天下獻民數俾藏于湖世世典于司徒屬大夫如櫛
玉擇厥守以母替上帝命惟司徒擾兆民帥其屬以
倡九牧爾惟左右司徒厥惟難哉我聞之詩曰三百
維群三十維物君惟民牧數群比物厥惟良牧亦惟

我有明末厥命百姓庶哉矧黎民罔克有濟如衆星
之麗天流隕何有常度一夫不祥時子之辜子其勗
哉蒞事惟勤勤乃成惟忠惟敬惟日不足已余小子
統念 皇帝思厥先祖寧人天休興邦共臣萬邦黎
獻登進圖籍日歷厥腹心腎腸若曰疇若予後湖司
徒曰艾希淳哉帝曰俞希淳往欽哉爾與給事中御
史二三大夫同寅協衷毗朕牧母荒棄朕命艾子不
叩思日贊贊襄哉天道益謙剛則折自用則小同人
稽于衆予爲女弼汝母面從爾惟良顯哉弗惟予小
子統有若高子節有若王子三聘有若來子聘有若

陳子叔頤有若蒲子澤有若黃子雲有若王子維楨
有若牛子恒有若薛子騰蛟惟茲十人皆秦產惟爾
同年德則汝宗之稱之過則汝規之改則汝頌之以
共迪有祿昭我 皇帝見昌聞于上帝庸顯我秦之
不無人趙子又曰天難謀帝命不易哉惟帝眷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天多于爾聰明不殫厥聰明是
爲私厥聰明乃事事底可績簡在帝心式穀以女今
汝惟惠厥采允厥心爾厥有光于爾湖予小子乃僉
宗汝嗚呼爾徃尚監于茲

論語跋語自序

予少先慶山公爲予家教時先太父遺經禮記先考
先伯皆治詩因授予詩禮時蚤知厥舉業時竊取他
家書讀之憶與此心若相違然私心時時自念之十
五出就外傳然所聞見皆舉業故所念者日益積不
敢以語人及或誤於句讀亦不敢自決已而教授生
徒及他道宦間或以語人多不相入後在司農更多
得罪於人則自歎曰獨學之癖也然獨行亦多不能
合人旣西放退居新豐少交與聞見益寡且不幸失
怙教尋陷牢獄者二十餘年一時胡守之誤讐以相
矯誣爾遇而不怨也桎梏間無他事時得翻閱他書

乃徃違心者日益多恐更得罪於古人率日至而日忘之矣既隆慶末年得受恤典萬曆改元大歸豐屋蒙被窮居五六年來因與二孫濤汾教讀論孟既因講論義日隨所念或題之簡首皆違心也門生好事者因次而集之因題之曰論語跋語命藏之家塾予今年癸未八十有四歲矣身後令吾子孫知乃先人鄙見如此云爾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且欲知予忘餘之小見如此云爾非欲寄跡名流也他所違心者予老矣可盡題諸他簡邪亦終同歸於忘而已矣惜題之不蚤題且不遍題也且吾子亦自念之乎今

行世之十三經註疏漢唐諸儒所見不一而宋儒行世諸註固有兩是俱可亦通近是俟後之說且予不過拾餘論以相就正歸一是爾矣非敢爲異同也達此違心爾矣吾子志之且予嘗竊聞之先正矣孔子歿而微言絕蓋傷之也凡夫齊論魯論固皆諸門人之門人雜記者爾與曾子子思所聞各不同想當時相傳他語尚多也夫以孔子之不踰矩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奚翅今篇章之論語而謂盡傳之乎然而記之諸篇乃又亂之以疑似又錯出於莊子寓言而是非異同又遞爭於漢唐諸儒絕之漸無乃兆於亂之

多端乎嗟乎尚幸有今論者在而人且藉以競舉業而莫究異同將忘論心學邪是自求絕乎苟知心學時習二言通乎堯舜治國平天下之事盡之矣夫學大人之學也時習而說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也前人有言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此固亦予之所日違心者也

錄戊辰詩稿自叙

戊辰冬十月榆林張叅將逮至西安得同寓越今已春二月方自擬出吾於張也蓋可以觀獄矣夫張別號榆中夫素好讀書多文事有用世才時相聚論文

論時事已而會榆中生日爲詩以相壽則新知也會歲終倭子爲求詩稿則相與手錄戊辰一歲者稿中凡得賦一首古風五言三十八首七言六首近體五言律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一百二十九首五七言排律各一首五言絕句一十二首六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七十二首共三百七十九首爲一通將授二子因別錄一通請於榆中曰教我詩哀乎怨乎亦冀卷而北歸得遙求教於上谷北地之賢士大夫也云嗟乎榆中夫人生命也夫往余在省署好爲詩贈送慶弔往往得罪於人後亦幸被黜時北下尚往往詩

題旅壁會後胡可泉以詩罪逮詔獄相知者多予小子懲曹子似泉嘗言每見小子詩則就壁爲之改塗王公三渠則言徹命水盪洗去之而今且罹此獄毒以不免於死也况茲獄言乎榆中尚幸勿示匪人哉昔者唐陳子昂枉死俗吏李太白幾死獄中而宋蘇子瞻顧得免詠檜之青以與我可泉皆考終無咎焉聖明在上吾何愛死榆中固知言之士也夫夫古詩之三百篇尚矣然彼固皆出於山川之文人也當時先師孔子刪者且三百餘篇非以其淫或怨也與而當時以怨罪者或亦多矣夫然而風雅之怨聲先師

固不盡刪也其後遞變而爲騷爲詞賦古風漢魏而下浸成律體蓋至唐而律嚴矣人士皆相尚律非一朝一夕之可挽而古者而且不免於罪怨余多律稿固亦趨時者哉苟免哀怨足矣古詩及他古經傳多叶韻或曰合聲大段所謂假借以成歌也至宋人始刊叶韻然所稽古尚不該遂令人溺古病不敢以天聲自爲叶合余古風稿中亦嘗有所叶者榆中幸他日與好詩者相是正之乎且余再請之榆中余律稿中凡言拘體者古無是也律成於唐唐初律法尚粗漸趨漸細而嚴以趨晚唐拘律害意所以謂之氣格

卑弱夫盛唐詩人率推李杜爲大家太白律不聖於其古風子美集中間多拘於律後人不敢非也因宗而效之別謂拘體非拘於詩也特別拘於宋以來詩人所守之敝律爾余非好爲拘也志不忘古爾他有初學相病倒字倒韻者宰相告之亦願以其前一通者東寄二子也他日或能錄他歲稿者亦願寄領終教焉若夫詩教關風俗和神人以奠邦家而尚論古人之世固非余罪人之所及知也

送翼海張公移重石首明府歌并序

古禮云稱其僚友今夫察察凡有友道焉猶夫兄弟

之云友愛大學釋詩之宜凡宜弟云而後可以教國人嗟乎宜之一言通乎天下凡我朋友猶凡猶弟則夫人道亦四倫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夫禮稱弟之察大抵難矣乎周公孔子亦且少之往少日多爲大觀槩觀天下古今未嘗不悲夫宜之遇是故堯不病爲慈父周公不病乎愛兄古人云節取焉可也日見吾邑臨潼少府李君弟我明府張翼海公甚謹繼曹幕府始至更相謹厚雍雍穆穆如家人如九世同居之壺因竊觀我翼海公刑宜之化刑于妻子刑于君臣刑于寮友今夫百

姓固君守令也轉而近君不將有格心之業嗟乎德
化之此易也邪在昔先師孔子期可以朞月良知人
哉計我翼海公化今未朞月爾化於臨潼且刑于江
漢南國慕之抑竊移之以爲石首長君石首之人何
幸哉吾邑之士大夫惜其去也不能忘情於予奪皆
相與留之府史里胥與鄉之父老皆相扶挽留之號
之上官上官亦相許可欲與留之我少府李曹諸君
亦留之如失左右手然夫僚固東西南北之人皆僚
也與吾邑之人固人皆令也夫何慕哉吾又因觀夫
今天下之斯民固皆三代之直民也乎直故化易入

故文武之則爲周人反之則周召變秦俗徃邑多越
訟今吉變者狀不列於上官徃逋賦今歲不十日了
秋稅徃急捕盜今盜相戒散而之四方夫此固皆我
民也觀之於邑又何今昔之易變變則化而不知故
相宜如父母顧不相留其所宜者乎虐我則讐先民
蓋嘗言之矣况爲人上者驅徠而升木固教訟也無
訟之支固翼海公之貽宜也夫昔者化蜀文翁不知
何許人而今化我驪下乃屬張公無文化之東假乎
又何怨乎南假戚不享乎三年之成成于南服以成
周南召南之化又進而相假化天下以爲名卿相是

我張公以比文翁一轍還而化成九圍天下欣欣然
即吾邑亦未必獨遐不福顧不以天下之樂易我一
邑之戚是又吾一大觀也屬少府幕府二君子與邑
之士大夫相饒張公因相與慰勞之且賀之且采百
姓之歌而歌之歌曰南望兮樂楚送美人兮南土南
之人兮樂乃母與父遂賡歌爲別贈公別言舉手相
祝曰祝公無難南國以如愛我百姓無鄙我人以不
重來撫我關中昔漢黃霸張昶皆有重來渠循吏爾
公固古之遺直也

記

臨潼縣重脩縣治記

歲乙巳統西放夏四月至自京師見縣治方脩作時
門屏且維新矣聞之民無怨言已而問政曰縣政平
縣侯心平恕且公法且詳明先是縣多逋負今皆趨
輸稅俗素好告訐今無越訐者民德作新境內稱治
神人諧和爰興百廢君子曰政平而信可以勞民矣
我侯南峯李先生其善用吾民者哉一日侯枉慰余
疾余因言之侯辭謝曰不穀裔芳舉於陽城而來令
於斯也何脩而足以當君子之言乃是年十月工且
告成鄉士大夫咸躋侯欲立石紀茲役因共治狀于

余余曰嗟乎賢哉侯也夫今之守令其思新厥治者罕矣余何敢薄天下于愚不肖哉智者廉者之過也人廉多自潔智則計較之心生矯激嫌疑之病百出苟如是是將率天下而廢其治也乎侯之賢於人也遠矣非一廉一智之士也狀曰侯重脩縣正堂凡五間六房若干間重脩與新作者半之所新建者大門五間臺門重樓二門三間門之東三間爲鄴侯祠西爲去思祠亦三間後堂五間正堂東爲幕庭凡三間西亦三間改庫在焉幕庭與庫之南各通一門東西相向東則侯宅與南宅由之西則東西宅出入之所由者也西宅南宅之南各爲吏廨一區附達於二門塞舊馬道以出一門表獄門之外爲重垣其他作新典祀祠廟與學工皆不與焉規模宏遠而其思密矣至於侯之蘊所以福元元而光社稷者又不專在此也相此役者丞李侯紋主簿韓侯東之典史許侯應龍也爲此狀者縣人致仕某子某進舉人某子某也統從諸君子後僭屬辭而爲記尚俟觀風者入循良傳云

重脩堯墓碑記

歲戊戌我 皇上簡命御史介庵王公 代巡山西

受命入境興事釐弊崇正抑邪皇皇爲天子求
治於是攬轡周歷考長吏弔古問民疾苦人神咸悅
越明年己亥至平陽布威德振紀綱察風俗慨今古
想稷契之高風履帝堯之故都嘆曰斯民五帝之民
也今上大興唐虞之治堯舜之澤在萬世矣乃謁
堯廟廟貌久有就頽圯者公惻然思有以維新之於
是分守叅議朱公分巡僉事辛公皆嘗留心茲役者
也相與贊之曰此盛舉也興作之費取辦于變賣淫
祠之價力役則顧吾民之樂趨者耳公曰是役也所
以崇正唐風作矣可亟成之又無堯墓統對曰墓在

城東南陬山澗中前太守賈公嘗爲宮爲殿廡今民
間歲時自祭日久且廢公曰我天子明詔天下脩
古帝王陵寢况堯聖帝乎是不可緩也遂命統董茲
役統退受教於守巡二公又招墓旁五鄉父老區畫
經理復請于公告于墓而從事時平陽府鄔公以內
艱歸乃白同知劉公通判于公推官馮公議定春秋
二祭祭器祭品皆如禮維新廟貌廟都宮內正殿之
東原祀朱西祀唐太宗又據禮每祭遷朱主以附饗
徹唐太宗像升堯諸臣之主亦配食都宮外東爲闕
一門中爲齋室屋凡十二間又闕一門于西中爲守

塚道士院一區凡屋二十間置守塚道士五又西爲神庖凡四間西南爲神厨凡四間神庫因兩廊榜爲之又西爲土地祠爲守塚人戶村落各一區凡屋三十餘間置守戶十取墓旁停徵閑田千六百畝爲若守者常產不敢過爲崇高倣土階之制也始於春三月成於夏五月民果趨工且頌公不令而種樹數千株工畢統以成告守巡公又告成于公公命統爲文記始末嗚呼帝堯功德與天地日月在天下其墓亦同在天下自國初來至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是真有待我公之好古我聖天子之篤古道者

也顧不偉也與公正大通明九重信重不日復命入內封章言之他時遣使祭且表墓道則今日百姓之頌公者又將轉頌曰堯德如此之隆之久我天子興古堯舜之道其澤如此之溥天下知公之好古佐吾君以帝道矣統得續采擊壤之歌獻之當道以薦郊廟統不文我公之心我聖天子之治焉得稱揚於萬一哉

重脩灑泉祠記

先是河東分守吳公議毀淫祠計所當毀者改立社倉社學以其餘賤值易之民以所易之價爲所立之

倉本穀事未成而公去統來爲令時見其遺績心是之而未敢墮行也已亥春御史王公代巡縣重此舉措乃以里社倉學事專命統統茲按籍徵價閱祠求神始知前日所毀之祠凡所不當毀者皆在毀中太息曰此有司承望之過也傷哉驅民何所適從乎夫淫祠之所以崇信於天下者爲正道之不明於下也正道者帝德王法倫理性命禮樂政刑非可使民知也民日用由之者跡耳雖聖人者不過因其跡而利導其心焉耳今夫民其心崇淫祠非有他也達其報祈之真心已矣今不明正道以導之曰何者爲所當

祀何者爲所不當祀俾之曉然知坦然行之而一槩毀去滅絕焉抑其祈報之心皇皇然無所寄是驅民于無所適從也雖日殺而求罷淫祠豈可禁哉古者民有四而農爲本今之民雖非古之民而本於農一也農之家所資者土地所望者雨澤所助者灌溉所忌者虫蝗今所毀之祠如土地井泉山川雷雨與夫所謂伯王即古焚山澤之伯益凡有事於農事當祀於農家者皆與焉民將何所適從乎統心病此而荷王公之委重乃擇所不當毀者若干祠請于公公是統議卒不毀民咸悅是歲旱城東二十里有澧泉溉

田數百畝亦在不毀之列民僉白于統願以不徵之
價脩泉祠此民心也吾何敢逆之許其脩且許如其
俗祭賽無何大雨民田咸渥是固不敢專歸一泉之
功然而寸雲勺水亦與效靈焉而民固賴之矣一鄉
之民心屬于泉祈禱報答皆于泉焉此固一正道也
使由此而推之而達之天下民皆知所當祀者而祀
之雖不毀淫祠而自廢矣傷哉不示其正而抑其邪
者之已甚也譬如逐人之迷者而不諭其所適之途
也是故以一泉示吾迷民

阿汾傷手記

今夫人之保有全體猶夫全名皆命也遇之之謂命
命不在天亦不在人無往而非遇則無往而非命無
往而非不全嗟乎四體者大化之委物也而可自有
以自宰其全不全也哉往昔曾子空自由謹樂正子
空多憂耳大凡天地間人之爲物之受用事之理勢
時之會適逆順通塞吉凶利害常之變變之常一刻
百出一日萬化是故无妄之災非望之福聖人之所
不能命也聖人不能忘世故教人以命曰安命安者
勉也語安則有不安者且如曰俟命俟則作意冀望
所謂待時而動動則吉凶生焉人待吉吉不人待而

亦不人避故夫知命君子方可以語常語變然必君子之忘命也斯爲至人知常知變知常之變變之常常常變變忘而不言不容言也莫之趨避者也夫人情厭常而惡變也喜言福利而諱言凶禍喜且忍於傷人而畏人之已傷是故猜嫌疑忌隱忍屈縮逃遯以求全而禱禳乞求鑽刺讒諂賄賂之事紛出而卒之全與不全者皆是也夫君子者何所求全何所取傷乎傷者至則奪全全者定則祛傷非人所自求亦非可自逃人之常言禍乃自取然福不可以自徼也福不可得於自徼將禍亦或不來於自取去於自避

荀子曰雩而雨猶夫不雩而雨是可以語常語變矣今夫人之孝曾子也其去越寇豈不戰兢然哉然方其將去也而寇至已去也而寇撫豈容脫然而自去也哉樂正子之堂應非高堅廉隅也豈必日縮縮而接踵循地乎一礫抵趾險於太行傷而折劍是終身之憂也夫二子何所取哉亦將何以求避乎命也知命而後可以語全夫君子之行已出言舉足議擬而動情也理也道德也至於事父事君竭力致身仁也義也非有意而爲全不全也是故君子殺身而成仁義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拔一毛而得天下之不爲且

書言朝涉之脛夫豈陵上千君哉遇也順受之謂全
春秋傳所紀舟中可掬之指抑孰非君事邪失指猶
冀以存軀遇也得死得生皆謂之全是全者在義而
所以全不全者命也天不得而制之夫惟體而已往
者臆考東陵何嘗不全而禹之腓湯之爪不勝虧全
矣是故曾子之全不全樂正子之不全全皆命也遇
也猶夫孟子之言命也莫之致而至者也夫姜里豈
非攘背桎梏間哉而孟子之戒兵乘傳將秦漢特別
爲有罪之縲紲矣是文王孟子之全不全命也而何
遑論命於桎梏以要夫正不正也乎偶有長子之子

幼孫曰汾徙倚門棖闌間門扉傳之先人堅木厚重
年久而樞利易於就闔他人犯之急不自救齧右手
之第四指失指肉僅餘爪甲醫而固之蓋自萬曆辛
巳十二月廿一日始爲固潰肉津血痛漸出痒旣壬
午正月之八夕臥自失固起視其創成膚而完矣光
復舊物以不失全夫汾也生於隆慶庚午之十二月
據今傷之日才十一齡耳而何所趨避於棖闌哉將
足不一至外門邪而蚤已就毀亦復復子完指亦安
知他日此子之不趣毀亦安知其意而再三得毀乎
故爲之志其傷指之時日且爲道義命而祝之苟此

身之餘殃天或不欲滅吾趙氏也尚幸吾孫得保四體以不屢毀大毀吾孫志之以日慎行而日思義命哉以勿要圖全之傷勿幸徼毀之全且以祝汾孩提之幼弟亦以廣乃叔兄瀉之多自愛云爾

陰盤道中施渴記

天地自然之美利承之人人而爲澤施之於人則爲慈仁嗟乎仁道至大也天人交而仁澤流衍語其博堯舜猶病分之人人一杯水而仁渥天下矣夫仁也者天地之生理根之人心故人皆愛人蓋自夫愛之病也變而爲忍各私其力而專天地之利與夫專之

所不至而饒渴之窮能窘人於杯水故古語云道賜而漿氏出焉夫漿尚藉利而溥利猶廣於輕木重水之細人輕則屑棄重則驕惰而吝心生焉覆盎闕綆一滴千金苟反是心而推之特以施人而鴻陸無渴烏矣吾驪邑代沿爲臨潼東道有地名陰盤古廢縣之遺名也是爲西南要衢阜於丘原斷爲澗陂鑿而爲途陂陀而坡旱澇爲災羨漲淤波太行斷腸呂梁亡艦上下荒坂表道無柯方其隆冬盛暑負販之夫鮮不塵吻冰鬚汗顏塗趾宿留而道阻也邑有某姓名者出家爲道人乃於澗底時自治道因募爲橋隨

於陰盤郵次躬爲汲炊誓於冬夏爲道施飲歲凡六
越月而不替渭北驪南凡諸善士感道人苦行各少
助薪穀以相其施歲以爲常過者如歸諸施主化焉
相議爲刻一石表其功德使諸遠人聞之以來其施
亦使後人傳之以善繼其事而不阻中渴趙子曰古
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天道不墜人心無死仁
也將爲仁者不有旁觀遠化爲紀一杯之施也而興
者乎將施粥者至矣將蒙袂之夫應不獨嗟乎黔敖
哉是天地之美利承澤於諸耆余老何能與衆加一
杯水也乎諸施主凡八十人皆列善名以貽子孫不

忘先德

思帖記

古昔學教六書相傳即今之所謂篆書也自有書契
以來是爲文字之祖書之六法今之所謂聲韻意義
點畫天下之文盡在是矣七代以來代變鳥蟲日趨
簡便至秦大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或曰八分大
抵分隸一書小別耳前人已莫之考矣小篆則李斯
今古之絕筆也李陽冰近得其跡其神則失傳隸云
程邈則盛傳於漢人下至司馬晉又已變成行草而
鍾王擅名唐張旭變而爲草顏魯公別傳爲楷書世

代遞變莫考其詳嘗見張旭石帖真草聖也魯公書法別傳者尚多有之後之歐陽永叔好集古金石文米元章趙子昂亦各擅一時書名他代有善書者或失傳或傳而不傳不能盡述而法帖之名所由四出又自別爲臨帖摹帖二名近世則又集古文爲法帖如東書堂篇名之類大抵皆摹臨之遺體如梁昭明之集文選者然而書法無多遺者矣然摹臨要皆倣按色象而人固不亦有意會而思成之者乎是又在楮墨之外意也而槩律以二帖而已也耶余嘗好書每見古今佳帖多所留覽行臥間時或入思目中流

動皆旋成文亦波曳於心用或時以指畫指頭皆文也然以之布文爲書覺有日新自謂得意猶之爲文屈莊各自爲家馬遷豈必摹左氏而子長顧爲班氏臨也乎要不一一傍前人之門墻也嗟乎思成之帖天下豈惟余言也乎因又自命思帖之名以參臨摹之中他日或有思而出摹臨者乎姑爲記之如此云

遊金傘山記

往嘉靖庚戌間辟地明月山之二月客有爲言金傘山之勝者去明月山曲折十餘里槩爲太行山之別

峯也因夕馬遂踰明月之東嶺循林而北值牧豎嘗
所掖野韭顧韭味甘葉狹而厚色稍黑其味惡而理
韌嗟乎豢養固柔脆物也乎乃草木亦然耶既臨峻
杖竹自扶沙磔滾滾出屨下乃側跂旋降嗟乎足可
側鮮傾跌矣一舉足也艱哉坂且盡顧所下如倚壁
牧兒將牛羊奔趨如平地然從僧導之別超斜谿履
危石絕坂坂絕東山如牛脾折中壑僅尋常率壑而
南壑盡石也張痕如束嗟乎固天所以限石后土者
乎夫大河之奔突而爲害也非天開之也哉顧視東
山牧兒有戲而投石者下如脫兔僧急招避石石幸

他出然亦危哉君子安不忘危伊誰迫我履危邪因
信古人之安命韞然大笑顧語從者曰此礪石法也
自昔戰以礪石者殺人盈壑吾將獻之守薊門者不
我賞乎相與窮壑而南又東旁會他壑由後山來者
石更平空闊數十步斷文如甃淨如洗豁如堂陞命
僧相與禪坐壑中央問野草與所聞蟲鳥名多所未
見聞也少之導僧遡所會壑堙斜緣東山漸下至山
曲見有場圃造獨穴者家乞飲瞰余角巾婦子笑而
入已翁出漿坐樹下問所稼曰代人糞田旱不償所
租問後曰繁且知怨守令貪懦嗟乎君子可觀政于

野矣已相送行東指一徑截山腰而上又東平連橫
山迤邐東行山漸小而下徑漸平坐觀耘者山田錚
然有聲起顧北山布雨脚僧促行避雨余病袒而徐
而雨亦尋散山艷如背屏來徑且盡僧曰此下栢山
村也居人率業陶漸近見窯竈下觀火利融液如鑠
金偃息圓石石周身率相間二寸許鑿如其深齒齒
然礮陶之土之碌礪也土似石故陶爲瓷陶處僧有
識者人呼之導曲出村巷時薄暮急趨村東山麓經
萬壽廢宮一摩劉自然登仙石遂去披荆杞陟崇岡
夜抵金傘山下先是有道士已築其顛爲他祠宮矣

力登祠庭觀諸山夜氣道士爲余指顧西溪陶火共
宿祠下洞中促席談仙夜半雨蕭然遺世質明復登
觀想金傘之勝蓋古象形名之云爾詎意淫祠之折
其峭然之孤高也乎嗟乎世之孤高難矣哉時昨從
僧已先夜去約相待於別徑因辭就焉道士顧余甚
多情相送下山瀝露冒嵐陪爲萬壽宮重遊徧讀宮
碑有東方朔訪劉仙人讚詞纖巧不類西漢他碑皆
題金元按碑自然爲秦漢人爲萬壽宮黃冠豈秦漢
時已自有此仙宮耶宮內有自然塑像祠西向有四
古栢爲一飲栢下井泉祠東有自然洞洞中石崖且

半湮故老傳其中深百餘里曲折不可窮洞南數丈
枕徑大石上有自然登仙時二足跡滑滑僅如人赤
足踏泥將出之狀余躡之不得踵趾但不知人之可
爲爲否也嗟乎此其欲登時致力之態如鴻鵠之將
起者然而遺此跡耶然僅此二跡則其飛亦輕矣乎
苟可飛者或不必跡也跡下與道士別下趨栢山南
口顧問山頭爲神農廟不能爲一登南去出谷下闕
沁丹入黃河且遠見河外諸山縈河如帶循山折而
西歷數溪踰石橋前僧如約持餉道左籍茅語所至
尚猶百折復明月山寺嗟乎神仙之說自古謂有無

不可知也據所聞自然者齋養石隙中是即其終身
之高明也而謂山林之枯槁乎將沒市朝之華澤爲
達人邪是自決高明之防矣夫神仙者即吾儒之道
特私其形而上者以利自養焉爾君子蓋病其忘天
下而予獨取其能爲已夫人身爲萬事根本修以閑
義理養以培精神皆爲已也而後可以爲人古聖人
享年百歲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降此則顧以氣而
役心矣少不戒色君臣同荒昏弱諄躁禍害千出而
身亦隨之豈非養生之不講而忘意脫患身之桎梏

邪夫苟養之欲生之私或奪之他欲是反害養者也
苟知講而行之或可以蓄精氣體平而神全夫然後
心可正而化可出也漢武以身試天下素所不講之
術於方士亦尚獲少疾之益顧復耗之以多慾而猶
獨壽於漢之諸帝况欲爲之講而節之者乎夫講豈
直苟爲私長生計哉蓋講則理明理明則迂詭之說
破凡今道家所謂旁門不經之伎皆可自去固吾正
大光明之儒道不遠復也夫江河納瀾不瀆其深吾
道至大何棄仙學而忍於溼自古帝王聖賢爲已之
源以波荒天下後世也哉

潛德記

萬曆辛巳十有一月蓋予行年八十有二是月他日
出集於孫氏姻家主人爲出乃先世大像曰此予不
肖曾玄孫之先人府通判府君也諱曰昇傳聞與翁
先西隣張理問公諱琦者先爲成都府推官時蓋爲
同寅因約爲姻婭女吾曾祖後張降某布政司理問
曾祖因家於新豐吾祖則故零口人也未樂間貢士
張爲宣德壬子科舉人是年吾臨潼庠薦者蓋凡六
人云嗟乎吾老矣始聞吾問之孫老其所不知者或
多矣乎然尚及先聞吾隣張老之家世焉張老之孫

諱文貴老爲鄉學究七歲爲予師者蓋數日學究之
孫爲張先公四世矣時家絕學以乃家遺書官本胡
傳歸我慶父令予傳經後遭胡讐書則亡矣乃知張
老舉之以春秋也其同年薦者趙俊爲解元與程溥
張端蔣勸蘭讓爲六人學究之曾孫坤亦嘗從予遊
爲庠廩生老而不第先慶山君常言張老有詩文每
誦其詩一聯云晝坐茅庵心向日夜眠土炕夢朝天
慨然江湖之憂也蓋亦自憫其窮云爾又記其亡雞
樂府一闕亦自傷窮之作其云茅庵土炕固皆其窮
圖耳然土炕是道其實或者以爲俗樂天子美固不

忌俗也其遺教全集固不可得見矣豈可以二字以
槩一人乎夫土炕者我西周人度土榻爲臥具穴下
而通突以舉火藉其餘温如土炕若晉人則謂之焙
蓋皆窮家爲之吾猶及見此老遺宅陋止四楹且其
家未嘗遭他不意之災害其廉也如此而何且左遷
而理問且孫老當國初時一授而爲府判不知亦
何竟淹一判府亦更不知孫老之有遺詩文否良工
苦心深可愛惜將謂其貪而不飭乎以不羞卑官也
然而身當其窮蓋如此或卑靡而不自振或悻悻使
氣以忤世乎或露才爲世乎或正直之不容乎夫直

道難容自堯舜時已然懷才而迷邦將君子同草腐
耳嗟乎士君子之修德勵行以不自沒其山川之文
人也將何自託附於他青雲之士也乎是潛德也司
馬子長之所惜也抑或繼世者之所不能發耳抑亦
世之不相及也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即一時
之自見者言耳以不及世故記之責重於孝子慈孫
也謂不知其先祖之善而不傳之焉爲不知仁固雖
同里閭與同世者先世後世皆當思爲傳之也吾少
日聞吾鄉有任公爲正統壬戌科進士諱寧其坊牌
值吾宅之東第一楹巡撫大同有大建白曾見其見

於予少保奏議中屢出而今任集乃失傳而不見又
聞先慶山父自言少日得聞先大父世寧公言會葬
先世伯叔某祖布政使公于陰盤蓋 國初時起家
人材夫君子建功立業正不必以科第一布衣而登
藩司豈爲凡民然而乏嗣家中衰今并其名與墓地
皆失之而盤之左右上下人固皆尚傳聞其銜也是
非吾後生之不及發者乎何以垂訓何以勵俗激起
後進哉在昔先大夫世寧公當天順成化時士風猶
淳尚氣重義少寡怨尤方先大父蒞官重慶日太守
爲蘭陽毛公泰多使氣易人時屬他故先大父以府

判北 覲藩臬二司多欲出毛大父素非感毛之德
已也力主公議以不爲詭隨遂自告歸顧此風氣漸
渝頌誄志銘多沽譽言詆毀駁謂不恤真是而君子
敗美矣况欲發德哉昔者周公當尊位制度文章是
故傳俗若孔子非諸弟子也將繫文春秋已先焚坑
而亡矣而况論語乎惜乎家語之後出也說者謂孔
子述而不作時易已經三聖卦象自在也詩書文作
者謂誰文獻有徵而始爲書契者謂誰則夫大德齒
德稽古不傳者豈少哉夫人固有一藝垂名者矣幸
不幸皆遇也往正德時吾邑有屈隆者善畫吾少日

猶及見其運筆其畫鷹也自稱有神嘗爲定江寺僧
窰窟中仰畫團龍袞然滿室翁不之先也鄉人不知
好之後至嘉靖乙卯地大震夜始與窰復合身後客
有過而訪焉者鄉人浪應之曰不知又先大父時有
鄭益謙者嘗官於太醫院其醫如神時大父爲諸生
日也先大母夜中迷眩失聲大父於房中聞房外如
力破醬盆者嘖聲畏持待曰無他形迹往以問鄭曰
痰耳爲導而吐痰者數升尋愈又先大父中子幼嘗
少病就而問焉渠家于渭北云不可藥即速歸太公
頗怪之及辭渭時猶能叱驢後果不日而夭他問病

者多如此且不重利量病以約藥貴澹如也古盧扁
自垂千載而渠固不足以爲十一代名醫耶而顧失
傳哉古語發潛德之幽光發之一言其傳世之機乎
機死而德沒矣夫人之盛德令名高位良時可易得
哉古者聖人不自作作而人傳之後此則幽人志士
孟子莊子皆自爲作而諸子代出作而不傳傳而不
傳不久以爲他人駁譏而無心解以卒不傳也故予
深慨於孫老以爲吾鄉大慨夫絕唱焉往罹誣獄嘆
俗士之無人心而每不欲自棄悲後人之好譏議先
世也因自爲三百詩說爲老子斷註杜律註意亦間

爲莊子註意及欲別爲縣志爲家乘以發幽德揮橫
議復不欲人之議已也藏而不爲傳然亦無老力可
多副本以藏他名山則亦卒不傳而已矣記此以託
望我後人云爾

明臨潼令張公去思祠碑記

先是蜀定遠張翼海公以號行也諱一鯤氏以辛未
進士令我驪下降萬壬癸間甫一歲餘即南借石首
歷癸甲乙丙三四年間我驪人思之不忘於是相與
建生祠豎碑石畫像贊辭以寓思嗟乎德之感人深
長也如此哉往好覽古今石刻嘗多見諸去思德政

之作乃今我驪人也固如此乎思張公與固知古循良之不傳者或多矣夫夫循良非卓異之行良在一邑要夫龔黃固非異人焉知夫盡人之異與不息哉而吾驪通國之爲張思也者在循良之外矣士人之知德者皆曰恩在安民我公蓋小試王道乎不煩不察不縱不遺故民安民安何及知凡諸日用之不安顧皆公之思也以竟不知所由安夫知剗爲有爲而人得見其有已公蓋無已者國爾如家民爾如身且民之有已也莫不欲佚力而嗇財牧之以已將拂其所欲則思怨人情隆怨而輕於知德公凡自庇以

節民力與財蓋皆不自愛而爲之夫人之得其所欲也焉知其所由安而德之此固不顯之一遺愛爾然且昔教之以善以風師道國之諸生多出門下此又思外別愛也渙乎爲我文翁且公知捕盜曰古人取盜盜固我人也捕盜毋株連則易獲而知懼維時渭之北土有地名上砦者諸近村墟號小關山關山吾西鄙隴地盜之萃淵藪也盜魁爲白九功我令公獨廉執之緩其黨與盡削其諸所誣窩主使其相安不嫌也而盜黨今且相爲公遥思曰不我殲也已夫盜固人也故曰通國之思夫古盜不入思國綬也公如

時雨旁潤柱礎矣時國人有嚴自周輩私祠乃家而
今之建祠豎碑固又其感中之又感者乎所感深矣
夫公惠我驪不兩歲爾敷布之德猶之昔雨一降而
渥故孔子不三月變魯而我周人之思文王非其父
之謂也深故可久古語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邑固肯自一小治亂乎代因小以致大民之在常治
也猶赤子之常懷父母故無父母去則知思吾驪相
傳二百年來不一二張公民之多張思也可以悲斯
民之少治日矣天下之思積思通天於是諸士民大
夫相與卜築轉石傳公太像共題贊於其上而節取

民之來祝祠視石者諸姓名題於像之左右且藉字
文以繫公衣如圖百子者然往峴山之石未聞有像
也仍屬統爲之銘同鐫碑陰以傳厥後是求思也而
民之瞻仰者又欲因後碑題銘之上額再爲公小像
統因與爲之款式度地而爲之又與衆爲小像之贊
使民之思愛之者之易摹而家祝之家閭是又分思
也嘗見人之談公感公方公者每有思思微而遠踈
而若綿綿曠渺而若懷想若不可將延是又求之求
分而無所於分者也銘曰嗟我驪國周土畿疆王綱
盡紐古百戰場我生以來日思循良前思陽城李儁

裔芳天如德我後有今張惟張惠民父師尊章千古
之思文武維王維我周人先君不忘立祠驪麓於碑
有光過者瞻拜繼世譽昌昌是謂式穀式穀國慶嗟我
驪人祝天爲民降神嶽瀆生賢無方布滿天下不我
驪涼祝公於祠壽國靈長憫予窮民布德巖廊

誘蟲記

蚤蟲爲人身之盜橫行一身中急之則跳緩之則竄
伏譬之中原戎虜晝夜苦之少年嘗記不禁蟲毒每
一中蚤徹數旬不解解則如小瘍剥膚中年歲與蟲
出沒晚陷牢獄萃蚤淵藪老而恤歸則力不足以當

昆蟲矣爬搔震撼無完膚忽一日思所以誘之者因
布姑衫臥內解衣籍之俟諸蟲之來也姑忍之度其
畢至縱橫中卷衫而出因衫而殪之已復布之不三
卷而蟲殲焉那那太息曰嗟乎此兵法也漢史之所
謂席卷三秦者也誘之一辭其諸治小人之法乎往
聞人言彭幸庵公之總制漢沔諸山寇也急則敗散
卒不可得公一日忽令曰軍將不知書何以知古兵
法而取勝乃大處諸軍讀書人鑽一墨結繩繫脛以
當銜枚甫足墨勒令出戰人盡銜枚戰酣令各出墨
沫塗已面視面不墨者殺之數年逋寇如鼠一蟲一

鼓畧殲焉此亦兵法中誘之別出者乎前正德時流賊殘破畿輔惜無人授此法者而悠悠聽其闕江自爲沒逋不知其幸渡江又將何以賊南土幸翁其吾西土之豪傑乎哉少日又嘗見公與孫山人聯句詩氣魄甚壯而能下交布衣亦雄矣哉聞翁多使氣關中風氣自如此暮年幾聞不自免世固難爲君子也耶著爲誘蠱記

嘉靖丁酉山西簾外記

往嘉靖乙未余與胥子舉同年進士胥子洪洞余臨汾相隣作縣時屬虜變京使行勘且逼近鄉試場事

胥子已先有按使簾外之命隨以撫院委勘殺場余獨奉委勘殺場耳相趣至省同謁按使蘇舜澤公辭出復招云二尹行遣文事何屬焉再見撫院韓苑洛公也告之故公不相諾轉謁二司公求爲調停時迫近入場數日耳澤公溫諭使行兼程雖初八日仍爲留門相待蓋以京使掌科駐代不甚遠云抵代掌科及諸道委公皆云何苦速至此但令掛一勘名各越宿而歸時爲八月六日猶及與宴入場夫以殺場重事而草率空行他有意外事何以濟之且撫按兩院之不相協也鮮不激成黨變天下事非一家每每可

蚤見而善圖矣鎖院日所余以彌封事是日乙夜按使獨急相招入至公後庭乃諸司會內簾出題所也時已刻印題紙燭下旁午甫即席衆趣余觀所出題旨蓋爲禮記四題已刊尚議未決也其中一題乃裁祭法此皆有功烈於民至不在祀典數句爲之者余稍遲言衆皆趣之徐微言曰今之祀典或不必法澤公即大悟亟命毀去而趣余揭書別擬四題其首一題爲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偶揭得之者也時已漏下二鼓因置余於內室與內簾諸公同坐待旦蓋未前有之例也諸後從催通宵不寐味爽

始歸余於所三場畢試將登榜澤公又招余令於至公堂調各房已取中式卷爲之總裁內有鹽運司張運副者所取一卷以舊語車鞶鞢馬蕭蕭爲不徒行講套因白去之夫以此輩房考而謬登如此下士於科第他日悻悻自負其賊仁滅義欺君誤國豈淺淺哉其自養可知矣蓋自慶早爲天下去一不肖然實忘自招妒忌也出場後余以忤文選李中麓移守蒲之次年是爲癸卯科鄉舉也遂辭疾不赴簾外命乃致按使連白石公怒我爲輕已是年山東試錄聞不修詞監試考官諸被挈問而監臨葉侍御聞遂創死

路次因自嘆曰舜澤公幸哉其暮夜之一招也而余
之不再入文場也雖非監試考試之責其亦見幾乎
然復得罪於按使遇也詩曰進退維谷乃後萬曆辛
巳始得楊斛山所刊文集中所載葉叔明侍御一傳
紀葉始終場事及節錄其錄語坐以譏訕之故未嘗
不每一念及再三嘆也嗟乎夫士之出豈不欲建白
以言治安哉斛山之封事也謂之直諫思死其職叔
明之錄謂之諷使聞之者不怒庶可入乎而乃過訐
焉何如他日以之而直諫今夫事君之言阿而謂之
諂過而謂之訐不訐不諂之間謂之中所謂量而後
諫古人有言廐馬萬匹豈可減乎是之謂生行死反
余生平宦跡每欲有言徹以位卑嫌於不上達亦恐
他人之議已爲出位干名也輒中止竊與吾徒論諫
如此云爾

書

應揚恕軒求獄稿書

某再拜致書恕軒司馬足下昨舍親程道宗來獲聞
尊執北起有期夫 聖明在上正君子道行之日竊
伏爲 朝廷得人賀亦願直道忠益爲鄉曲增光更
思爲勸吾執夙駕願早一日入覲 龍光云且道宗

昨亦盛稱尊執常日矜念不孝至情又諭以尊教垂
意於不孝獄稿皆過愛也感激無已時即欲效古贈
言君子勉爲一言以貽下執尋而反思此身幽囚雖
自信爲不辜而云不辱者妄也甚恐幽辱之詞不足
以華行故意屢作而終止惟幸吾執諒之亦別哭此
貧窶無足以資從者也如何如何然又竊念君子之
立言所以垂訓也凡所著作皆謂之言今夫不孝幽
抑無聊亦時有言譬之鳥獸感夫時氣各爲鳴耳况
囹圄中無好情景輒能使其辭不揚而况羈繫頓挫
雖自勉強恐祇流怨而怨固非君子也且况不孝素

寡君子之學既久繫放恣無所正於君子而思益垂
僻多與古今人意不相入其辭旨必多繆妄何足呈
醜門下傳之大都以貽四方之笑訕而已而又思夫
怨者七情之滋蓋根於怒成於憂而發於憤者也孔
子之刪詩也怨不決於雅而今之易文固皆古多憂
者之君子爲之不孝幽有怨怨而有言夫亦情也雖
君子豈欲奪人之情昔者屈原之怨流爲離騷司馬
子長發憤於史記予何敢望二子哉况不孝之怨非
欲怨人亦非淫怨於君父直自怨耳怨而有言君子
戚之故遂取所爲詩文凡稿一百一十五獻之門下

奠尊執有以教我亦尚望有以傳教我於四方君子也則凡自今日至不死之年固尚可寡怨望矣他所未錄尚多於此迫於筆紙之不便焉爾他日或有因見拙作而有相問者幸爲告之曰不孝老知義命尚不欲因怨以速死也尚幸爲告之曰不孝舊不悅於仇守非有他罪也卽今不孝夙誣亦已昭雪而雪我者諸君子亦且京師當道顧今悠悠數年繫我何待哉夫今之臺閣間多不孝所親識夫如今天下無罪而繫有如不孝者乎夫天下之道二有罪則殺我無則釋我而今往來監司關中者諸君子每號爲高賢

徒避嫌自愛使我老于牢獄破家銜地墳墓以愚二子何哉且避嫌抑人與操刃殺人者同其心君子非之夫避嫌成俗非國之福也而矯世變俗者獨非臺閣事乎一夫之寃十年不解而况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與諸老有見而問我者爲不孝私致意焉至於不孝之作幸無使之見之將無曰明小雅乎而予爲怨人矣予不忍堪難亦不忍歛怨不孝某再拜

墓志銘

明奉直大夫趙公墓志銘

統先蓋汾人也相傳先世避紅巾亂兄弟三人入關

一入于漢一南遯之商今皆大族而寓於臨潼之新
豐者吾始祖也後傳至祖義甫義甫傳至文貴文貴
生第三子孟已母周氏孟已生第五子靜字世寧母
岳氏靜生第三子宗文母陳氏宗文娶陳氏生統統
生匡巨世寧少明禮記爲縣諸生後爲國子生仕止
四川重慶府通判以禮致仕進奉直大夫統少讀先
禮書後乙未登進士第官戶部郎中淑吾祖世先大
夫生有異質頰而黑手足黑如面而體白疎鬚廣額
予兒嘗猶及記之常負大志先曾祖翁蓋長者每諸
子有憤即閉門持拄杖戒之終其身無爭杖以銅爲

首吾家寶之趙氏之盛蓋自曾祖始也曾祖有道一
日招先大夫自庠夕焉命酒訣別分屬諸子已而從
容解衣留先大夫同寢昔无恙不知中夜何以自正
衣巾而卒也至殮時顏如生嗚呼吾聞之先君子如
此云先大夫始仕大同理糧事惟誠然惠屯不下數
年後軍士每懇求先公所理之糧蓋慕其精也嘗署
應州不妄取一錢去後當道每嘆其廉云大同致年
不調後遷重慶鬱鬱于倅而剛方自持嘗行縣至大
足令預匿賂臥而覺焉夜數令而發之其自潔類如
此嘗使南都監于僉事適執所私同役令逸入娼船

者銜之後中以他事毅然當之終不能有加焉在蜀
年餘例入朝先是守毛忝不相能時有欲黜毛者先
公力爭之不記怨也事畢懇致仕歸教授鄉曲爲園
自樂至正德元年正月拾伍日卒卒之次年拾貳月
葬于春至溝北新塋距生于永樂甲辰年玖月初伍
日享年八十三歲有孫十一人時統年七齡長伯黃
氏出者宗元巳蚤卒父同母兄宗奎娶黃氏生子寧
密官守皆兄行適寇正第五姑實同母女弟四叔宗
儒娶陳氏生兄鼎杲昂弟景升與長姑適嚴世忠次
姑適張文義三姑適嚴世貴者亦黃出也五叔宗實

與四姑適張文聰六姑適郭鸞者皆出邵氏先大夫
古誠直君子也中年畢嫁娶家政盡歸之吾父沒嘗
篋才有一金方葬嘗父以疾廢學伯方困于科目泣
曰吾弟無成名何以銘吾父以銘事屬此兒今伯與
父皆棄家而統落魄無他顯揚慙負此志且四十一
年矣恐一旦死就泯沒今以嘉靖丁未四月葬父之
十一日泣先志而補銘之命子匡篆巨隸先大夫葬
後五叔嗣子緒寧生伯墳伯箴墳生泗密生情恪情
生溥沛洋涵官生性三顧性生河海淵潭濟三顧生
濯守生祐祐生浹迦鼎生科科生洵洵生秦春

杲生稊昂生稊穆稊景生積杲生積稊稊銘曰桓桓
大夫傳自汾陽曾祖維基大夫有光孝孫作志我祖
維揚攻石而篆曾孫維匡維巨視石丹書煌煌成我
先德於維永臧

明死義忠臣周敖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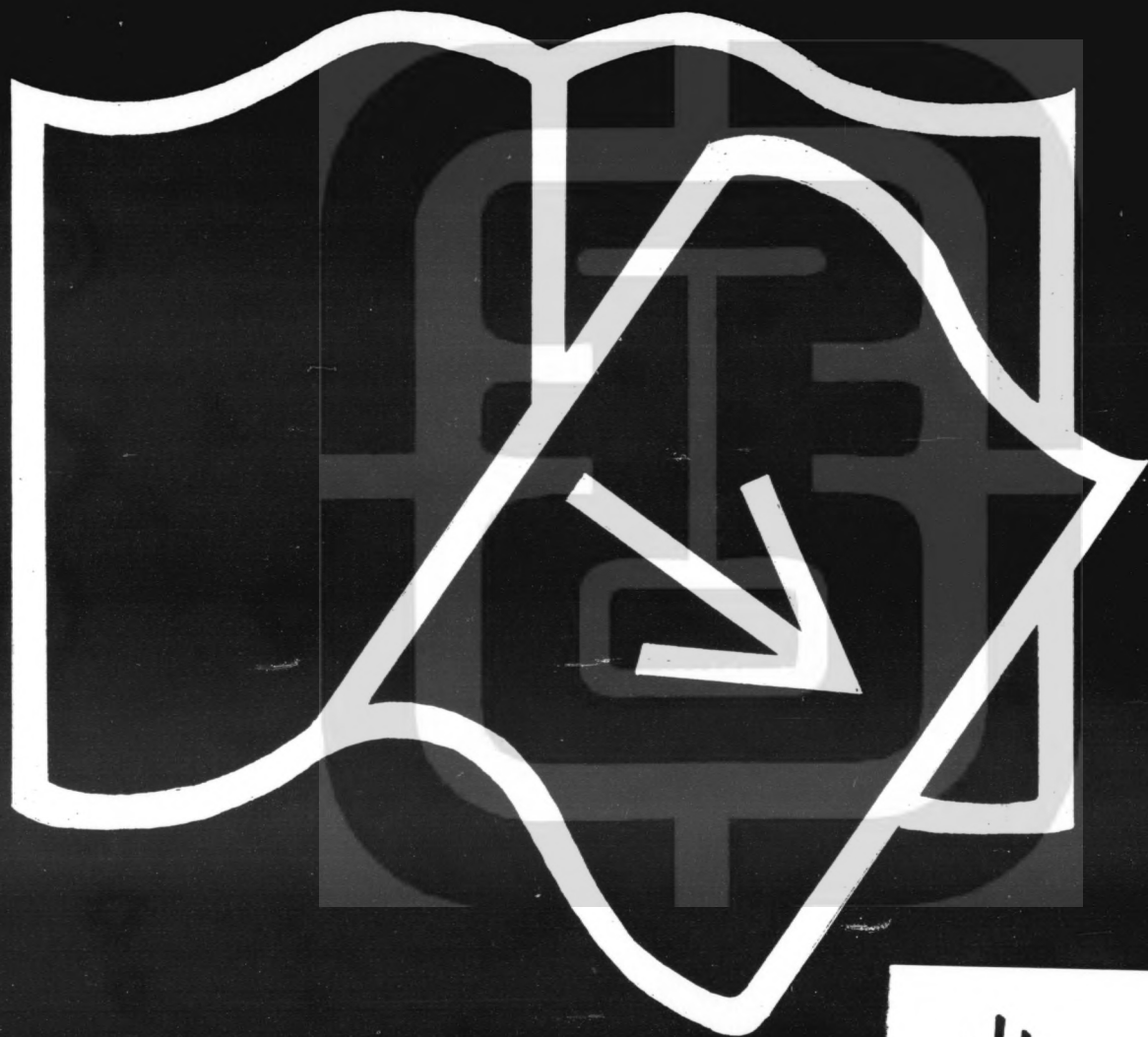
嘉靖丙子間固原叅將金將軍輅寓陝西省城言其
故鄉河州衛往正統己巳有軍餘周敖憤北變慟哭
不食七日死時其子曰路爲衛學生出讀書於七里
屯之別墅不易儒衣巾而奔哭觸庭槐亦死死後衝
巾被向鄉里共憐而異之聞於河州守武君爲臨其

家不易裂巾而歛且爲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新
豐趙統曰嗟乎君子哉父子也夫敖良何求哉生不
錄貴死不逃誅顧七情自偏憤而趣死與惜時多事
州力微不能爲之言而書諸史亦安知言之而不見
達於上官與而顧至今而人莫之知也往予未聞史
事不知當時亦別有憤而死者亦曾達之上否也而
今顧始聞此周人者於患難中其如天下義士何夫
今之人多不樂成美武守亡其名亦賢乎哉不自競
乃橐而曲助暴死之匹夫他人或不爲也往嘗異古
漆室處子干貴人之憂然幸因作者而不沒其心夫

忠憤之在人心不待作而興亦不待不作而折故君子或失節而小人乃死義漢唐以來天道何居忠臣義士顧獨異諸雷海青一憤而已乎其所沒者或有矣周之父子沒且七朝然亦幸在人耳者未忘而人心亦尚未死也夫孰要將軍而胡爲之言哉嗟乎天乎何此憤之不散於當時從狩者也有則或可治不北征亦或不至遠狩亦何不盡憤乎西北人士也憤則即可連袂以殲虜今此憤應自盛於地下也而北虜亦顧自在如此憤心何而顧戚戚於將軍立談間哉金高義特爲文屬其歸也爲予祭其墓其詞曰天

書名	文海書店
卷冊	第 1 冊
頁數	52

文海書店 7009



原件短缺

卷11—卷14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likely reading 'Seal of the [Institution/Person]'.